



对花能饮即君子

张宗子

寒潮过去，雨还没有下完。人行道上枯叶散乱，踩上去发出“咕叽咕叽”的声音，而且慢慢改了金黄和棕红的颜色，像在浓咖啡里泡过。水泥地面留下落叶的印记，像是有人画上去的，在向街心倾斜的一面，拖带出几丝暗褐色的流淌的痕迹。在两次雨的间隔，风变得柔和，扫过身上如绸衣轻触的舒服。晚饭后，接到老同学Z的电话，说他参加同学聚会，已从广州到了武汉，早晨起来，无事，正在校园某处的小道上散步。他说了一个地名，当年往来盘桓很熟悉的，但我想不起来，含含糊糊带过了。几个月前已经接到今秋聚会的通知，暑期在北京，还在忙乱中赶了一篇“回顾”的文章，试图从毕业后的生活中找出一点可以炫耀的经历——当然没有，有的，只是很多琐碎的感想，别人看了，可以笑一笑的。当时决定去武汉，连假期都安排好了。不料等到八

月，家中有事，走不开。Z说见到了不少同学，有的变化太大，认不出来了。过些日子我在网上看照片，确实如此。主要还不是多苍老，是男士们都发福了。女士们不枉多年经营，变化便小一些。笑容和做派都有点鱼在水中、冷暖自知的笃定。

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终于听完了，四十多天里，听了两遍。这是布伦德尔版，10张碟，分两盒，外加厚厚一本说明书。英文部分50多页，抵上一本书了。听到中途，就想自己买一套留着。网上一查，152元。太贵。广告里讲，马上会出新版，提前订购，只要59元。当然要新版。几天后东西寄到，却是简装。小小一盒，碟片套在百色纸袋里，连个总目录都没有。简陋点倒也罢了，可惜那厚厚的小册子不附送，其中细讲各首曲子的创作背景，可以边听边看。比如第二十四号升F大调奏鸣曲，贝多芬曾感

叹说，大家都爱谈论那首升C小调（月光）奏鸣曲，但我写过更好的，就是升F大调，它绝对与众不同。《月光奏鸣曲》的传说就像乔治·华盛顿的樱桃树一样不可靠，要说柔情，第二十四号更典型。1809年，贝多芬把它题献给特蕾丝·布伦斯维克(Therese Brunswick)伯爵夫人。特蕾丝早在1799年就跟随贝多芬学钢琴，贝多芬花了大量时间教她和妹妹约瑟芬。据特蕾丝回忆，贝多芬教琴，抓住她的手指示范，“让它们弓起，尽量抬高和伸直”，耐心指点，“从不厌烦”。柔情和从不厌烦，也许表明了贝多芬的爱。贝多芬的爱情对象多是他那些贵族家的女学生，好几次整得他昏头昏脑。但实际情形似乎是，别人对他，不过一时的好奇和激情，偏他一次次当真。

上班之外，两个多月没有出门，有点沉闷，借了一堆消遣的书和老电影。试了几种梁羽生，

读不下去。只好读司马中原和朱羽。民初的土匪和侠客，白米饭似地一碗一碗地吃，不拍案，没惊奇，吃了不饿，而且没有消化不良。故事中的英雄毫不客气的高大全，就是名号与后来不同。司马中原的小说弥漫着趸来的乡土气——也许只是表达的问题。

老电影里有我极其喜爱的《M》，又看一遍，还是兴奋。皮特·劳瑞扮演的儿童杀手，嘴里哼哼的曲子，是《皮尔·金特》组曲里的一节，“在山魔王的宫殿里”。那个狂欢的主题是牛鬼蛇神的狂欢。年初林肯中心的一场摇滚音乐会，压轴的节目正是此曲。当时满场欢腾，抱着冲锋枪一般抱着电吉他的歌手，抽筋似地扭动，被红布撩起性子的西班牙牛一样急速转圈子，就差满嘴吐白沫了。

《M》里的罗曼探长挺好玩，弗里茨·朗的另一部影片，《马布斯博士的证言》，也以他为主角。借回搁了几天，忽然又没兴趣了，终于没看。

还是在关于同学聚会的消息中，有人提到，一位同学过世了。电话里问Z，他说不清楚。再过几天，看到一篇短文，才知道是廖一鸣走了，时间在一个月前。回忆者是一鸣同宿舍的，不署名，但我知道是谁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说话的语气丝毫不变，要说是很难得的。讲的多是大学时的事，我大约也知道一些：

或许有些宿命的成分，我跟阿廖最后一次通话，聊到癌，和烟。

那是2003年11月。接了电话，他很惊奇很高兴的样子，说他已经一个月没回这个家了，刚进门就听见电话响。我说你小子有几个家啊，有几个老婆轮流睡啊，他呵呵地乐，说，没地儿吃饭，到处蹭饭吃。

然后我告诉他L的事，他叹息。说他自己已经戒烟了，我大笑，不信。又说了些张学良吃喝嫖赌抽活一百的话。不过内心里，深以这老烟鬼能迷途知返为慰。

现在才知道，他当时得肺癌已六年了。妻子是早离了，儿子也带走了。这十几年他一直是孤身一人，带着不治之症。

没地儿吃饭，说的也是实话。

阿廖实际上是个有雄心的人，不像我从根儿上不可救药。毕业时他报名去新疆，没去成，不知何故。大四的时候他天天趴在上铺写小说，写评论，有时候会忍不住拿给我们看，我们看了阴笑。毕业的时候他很严肃地跟我说，勤劳一点，不要这么懒，说他有我百分之一的聪明就好了。我说，我都是小聪明，屁用没有。这是我们之间空前绝后的一次严肃谈话。

回福建后，他也曾意气风发，老婆据说是福建文坛第一美女，端的才貌双全。每月准时给我寄福建文学和港台文学，我报之以大众电影，每次都把鸣字最后那一横，拉得巨长。

此后几天，我在网上搜一鸣的消息，搜出他同事的一篇悼念长文，对他大学毕业后在福建的工作和生活作了相当完整的勾画。大学时我和一鸣住隔壁，来往不是很多。他大我三岁。我们年级非应届高中毕业的人不多，一鸣是其中之一。我知道他爱小说，自己也勤写。我们读的，几乎全是现当代的西方小说。他对胡安·鲁尔福极为欣赏，认为几万字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，顶得上很多几十万字的长篇。另外一件事是，某年假期回福州，他在火车上邂逅了一位女孩，一见钟情，穷追不舍，迅速确定关系。

是一位又漂亮又纯真的女孩。一鸣对此颇为得意，不止一次地夸说：“阿廖遇到了好姑娘！”

但逢开心，便自称阿廖，后来我们也跟着称他阿廖。虽然他比我们年纪都大，这种时候，倒是很小孩子气的。

毕业后很久，在海外的《今天》杂志上忽然读到一鸣的一组诗，发在头条，绝对惊艳。其时我也热衷于写诗，第一次给《联合文学》投稿，一发即中，自我感觉不错。读了一鸣的诗，顿感惶愧：我写得太肤浅，太芜杂，而他，写得太好了。一鸣生活中的两件大事，爱情与诗，现在我知道了结果：一鸣婚后，育有一子，孩子还小的时候，离了婚。弃他而去的，就是当年那位火车上“纯洁的”“好姑娘”。漂亮女人从来不乏追捧者，一鸣的性子过于单纯和冷静，对于物质生活，又不太上心。再讲下去，又要落于俗套了，然而生活中就是这无数的俗套，把一切异类的，高扬远举的，同代人嗤之以鼻，后世却可能引发感叹的品质都荡涤一尽。

一鸣在1996年出了他唯一的诗集，《更高的玫瑰》。出版后，“无任何反响”。我在百度穷搜，得不到任何结果。《福建文学》登过他几首诗，还有他为诗集写的自序，这就是全部。当代诗人数以百计，号称名家的不下数十。以我读到的而言，一鸣比这些名家中的大多数都好得多。诗坛的批评家何其多，大奖小奖不断，还有五花八门的选集，居然没人读过一鸣的诗，或者读过而毫无感觉？

一鸣在文学杂志二十多年，他有一切条件推销自己，或结党聚众，互相标榜，然而竟甘于被冷落，而且是彻底的冷落，直到死去。

一方面是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，一方面是几十年人力强树的文化偶像全都轰然倒塌。一方面是愤世者哀叹时无英雄，一方面是一个又一个一鸣默默无闻地死去，被遗忘。据说杂志社的同仁将为一鸣的小说结集，但愿这一次不再是“毫无反响”——但愿归但愿，事实恐怕还是如此。

周末的雨天，跑出去喝咖啡。一连两杯，一杯加糖太多，一杯加糖太少，没喝出什么意思。加糖太少的，不是嫌不够甜，而是味道不上不下，觉得尴尬，反而不如不加。去的时候，雨很小。离开之际，下大了。因为心神恍惚，懒得打伞。从书店门外经过，还记得看了一眼摆在门外檐下的特价书，五元两本的。三联版的《奥尼尔集》，最后的一套还在。一开始有三套，犹豫了一下，没买，因为和我手头另外一本奥尼尔戏剧选重复太多，而且收得不全。几天后，特意去细翻一遍，仍旧没买。我喜欢的美国作家不多，奥尼尔算是其中之一，喜欢他古典的庄严。但三度擦身而过，不肯再结因缘。这第三次，或是因为那两杯咖啡？

周末的第二天，继续咖啡。这次是买了端走。星吧的卡上，估计快没钱了，但收款的丫头没吱声。端起咖啡要走，那女孩突然想起似地看一眼电脑屏幕，说钱不够了，补一块九。然后问我，要充值吗？我摇摇头，免了。

贝多芬听完，想起了舒曼。过去很少听舒曼，但这个身上有着种种矛盾，一开始就敏感紧张，最终精神错乱的天才，或许能给我某些启发。在按姓氏字母排列的陈列架上，无意间看到一套克拉拉·舒曼的钢琴独奏曲全集，莱比锡钢琴家苏珊·格鲁兹曼

演奏的。那天先听了两部作品：献给勃拉姆斯的B小调浪漫曲，和作品第一号的四首波罗乃兹。波罗乃兹是克拉拉大约10岁那年写的，简单清澈的曲子，听的时候，仿佛站在学校窗外的草坪上，阳光灿烂里听一个小女孩练琴。电影《春天交响曲》里，克拉拉第一次弹曲子给舒曼听，弹的就是此曲，并且很骄傲地说，这是我的作品第一号。

不知为什么，有天夜里，在床上倚墙而坐，抛开书，准备熄灯，忽然想起王弼。由王弼，几年前每天早晨坐58路公交送儿子上学的情形——浮现。来回的车上，时间不多，总在读诗，回到法拉盛，坐进咖啡馆，还在特定的思路里。那段日子写了不少诗，还曾想把贝多芬嵌进一首七律。句子对出来，觉得太不拿乐圣当回事，以后也就忘了。想起王弼，也是因为一句诗：前身应是王辅嗣。王弼只活了二十四岁，而他在哲学思辨上达到的深度，许多人活到六十七十未必能及。老，一定和睿智相关联吗？恐怕未必。读书可以更多，生活阅历可以更多，思考得更久，更细，更全面，却未必更深。读过一些明清人的集子，看他们的作品从三十岁到七十岁，一条直线，一如既往的平庸，甚至常用的典故，都还是当初那点家底。文如其人，一直是不相信的，因为善伪的人太多，装腔作势的文字太多。略有才气的混蛋，尤其可以欺世——倒不是真能，而是愿意被欺的大有人在。现在，文如其人，我相信。一个人的文字所能达到的境界，就是他为人的境界。这和年龄及一切际遇无关。最后那道超凡入圣的门槛不能迈过，何尝是不自知，何尝是不想，正因为患得患失，处处计较，泯灭了原有的一点灵性。敲

不开的门，原是自己亲手关上的。门何尝拒绝过任何人？拒绝从来没有“被”，是自己在拒绝，那么，为何不甘，为何痛心，为何怨天尤人？

给北京的同学发信，托他们帮我找一本《更高的玫瑰》。短时期内不想再写新诗了。如果总是觉得力有未逮，何必码一堆可有可无的分行文字？几天里给人讲了好多遍阿廖的故事，想写一首挽歌，时时想，却写不出来，连一个开头的句子都没有。直到前天夜晚，半夜醒来，是被诗唤醒的。伸手拿笔，不开灯，在一张记着嘉德古钱拍卖成交价的卡片的背面摸索着写下。写完，看录像机上的时间，正是凌晨三点半。

巢林一枝栖未安，
寒江入枕梦阑干，
知子意气云汉间。
玉溪清歌谁相续，
九畹风轮正凋残。

对花能饮即君子，
裘马当年曾粪土，
人间何事论今古？
膝上无弦起龙吟，
落叶满庭疑风雨。

抑塞磊落亦奇才，
即今秋蛩有余哀，
故将钟鼓陟高台。
井月痴猿任号叫，
看汝一击沧溟开。

第三章里两处变用了杜诗的句子，这不算偷懒。我只想表达，不是在做诗。北京发来新的同学通讯录。一鸣和先已故去的林为进亦在其中，排在最后，联络地址和手机电邮均为空白。